

鄂豫方言中的颤音⁽¹⁾

李 宇 明

§1

1.1 湖北省中北部和河南省南部，各存在一个具有颤音（有人叫“滚音”）的方言区。两区仅被湖北省的随县隔开而未能连成一片。

1.2 湖北颤音区（以下简称“鄂颤区”），主要分布在汉江中游和神农架北部地区，北起光化县，南到当阳、江陵一带，东至钟祥、京山一带，西及竹山县，共涉光化、谷城、竹山、房县、襄阳、枣阳、南漳、宜城、钟祥、京山、荆门、远安、当阳、江陵十四县和襄樊、荆门两市。

1.3 河南颤音区（以下简称“豫颤区”），主要分布在淮河上游的部分地区，北起确山县的李新店一带，南以淮河为界，东到信阳、正阳、确山三县交界处，西至信阳、随县、桐柏三县交界处，共涉五县。

1.4 由于方言分布的复杂性，其边界多呈犬牙交错状，而且颤音区内还有许多非颤区的孤岛，颤音区也往往以孤岛的形式分布在附近的非颤音区里，所以，以上各县，几乎很少有全境都具颤音的。

§2

2.1 鄂豫两区的颤音，都是舌尖颤音，口唇一般保持发舌尖元音[ɿ]或[ʅ]的形状，自成音节。但其音色并非完全相同。音色的不同，不在于属鄂颤区或豫颤区，而主要取决于[ʅ][ʃ]两组字的发音。

2.2 就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颤音区[ʅ]、[ʃ]两组的发音都是不分的。虽然二者相混的区域并不见得一定有颤音，但二者相分的就一定没有颤音。如钟祥县胡集公社的杨店大队、钟祥县的双河公社和信阳县的明港公社的大部分地区，[ʅ]、[ʃ]混读，都有颤音，而与杨店大队同属一个公社的壕沟大队、紧靠双河公社的杨湾镇、与明港公社毗邻的肖王公社，因都有[ʅ]、[ʃ]的区别而没有颤音。

2.3 [ʅ]、[ʃ]两组混读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2.3.1 有的地方将它们混读为[ʅ]⁽²⁾（我们将此区称为“平舌区”），如当阳县胡场公社的胡岗大队，钟祥县双河公社的关冲大队，信阳县的刑集公社高庙大队和长台公社杨庄、苏楼两大队等。但这种[ʅ]的实际发音部位要比普通话的[ʃ]稍后。

2.3.2 有的地方将它们混读为[tʂ]⁺⁽³⁾（我们将此区称为“翘舌区”），如当阳县的两河公社，荆门市子陵公社的罗窑大队，钟祥县的城关、冷水公社五一大队和四合大队，双河公社大桥大队、陈集公社横堤大队、胡集公社杨店大队、旧口公社罗岭大队、长滩公社金星大队、石牌公社官堤大队，信阳县明港公社的大胡大队等。但这种[tʂ]⁺的实际发音部位要比普通话的[tʂ]稍前，且舌尖也翘得轻。颤音区大部分都属翘舌区，如钟祥县十五个颤音调查点中，就有十四个是属翘舌区的。

2.3.3 还有些地方，[tʂ]、[tʂ]⁺是一组自由变体，随意读而不区分意义（我们将此区称为“自由区”），如信阳县的平昌公社及邢集公社周楼大队。

2.4 以上三区的颤音的音色是有所不同的。平舌区的颤音大都是舌尖中部的[r]，颤动的时间长，幅度大，因而也较响亮。翘舌区的颤音的发音部位，同[tʂ]⁺相应，在舌尖中稍后一点，同[r]比较，颤动的时间略短、幅度略小、因而声音也略暗，并也稍带翘舌。国际音标尚无此音的标记符号，我们拟记作[r]⁺⁽⁴⁾。自由区既有[r]，又有[r]⁺，二者是一组自由变体。

当然，由于发音部位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有一定活动自由的面，由于[r]、[r]⁺的发音部位非常接近，所以，在某些时候，平舌区的人也有可能发[r]⁺颤音，翘舌区的人也有可能发[r]颤音，这是不足为奇的。

2.5 有时由于讲话者情绪比较激动或者讲话速度特别快，或者由于别的什么原因，颤音往往颤动得时间较短，次数较少，甚至发成一个闪音，即[r]发成[ɾ]，[r]⁺发成[ɽ]，它们分别同[r]、[r]⁺具有自由变体的性质。

2.6 在实际讲话的语流中，颤音由于受其前后语音的影响，其音色也会发生细微的变化，如：

①狗子啊，来我看看。

②张同志，你站下[xA]子。

上列例句都取自荆门市，其中带黑点的都发颤音。①中的“狗子”是小孩的乳名，因其后接一个感叹词啊[A]，“子”的颤音的开口度就略大。②中“同志”的“同”，韵尾是[ŋ]，所以“志”的颤音的开头，往往有较强的磨擦，听起来似乎有个[d]。诸如此类，不必细说。

§3

3.1 颤音在语言中的分布，各地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是具有普遍性的：凡是“子”尾，一般都发颤音，如“小孩子、老头子、帽子、袜子、绳子、扣子、椅子、桌子”等中的“子”。而且“子”尾的颤动最响亮，时间最长、幅度最大。

但是，象“石子、柿子、树枝子、狮子、式子”等中的“子”，有些地方不发颤音（如宜城县），有些地方颤动很微弱，或者发成闪音（如荆门市）。这是因为“子”前面的那个音节（“石、柿、枝、狮、式”）的声母都是[tʂ]（平舌区）或[tʂ]⁺（翘舌区），和颤音是同部位的。当发完这些音时，舌尖难以一下子放松，再发颤音就会有一定困

难。

再者，两个“子”相连的词语，如“雪子子（小雪粒）、麦子子（麦粒）、沙子子（沙粒）”，要么两个“子”都不颤（如钟祥城关），要么两个“子”都颤得很轻，特别是前一个“子”，最易发成闪音（如荆门市）。这原因在于发音器官连发两个颤音是有些不方便的。

另外，各地区“子”尾的分布情况也不尽相同，如鄂颤区有“什么子（什么）、鞋[_ʃai]子”，而豫颤区则没有这两个“子”尾词。所以，这也会带来颤音分布上的差异，

3.2 有些地区的颤音并不限于“子”尾，下面这些词中带点的，在颤音分布较广的荆门市也发颤音：

孔子 孟子 太子 公子 儿子 甲子 棉籽 八字 数字 同志 胭脂 杂志
景致 原子弹 大字笔 丁字街 之字路 金字塔 方块字……

在宜城县，连下面词中带点的也发颤音：

本质 素质 物质 性质 品质 位置 旗帜 价值 纺织品 纺织厂 政治课 政治局 公有制 牛皮纸……这些词中的颤音，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属于[ʃ]或[ʃ̣]组音，二是在方言中都发轻声。那些不发轻声的音，如“子贡、子陵（地名）、支江”中带“△”的就不发颤音。

3.3 我们认为，§3.2中的颤音，都是由“子”尾颤音类化来的，其根据是：

3.3.1 大部分颤音区的颤音，一般都限于“子”尾。非“子”尾颤音只是个别地区的现象，而且规律性也不强，如宜城县虽然“文字、品质、纺织品”中的“字、质、织”都发颤音，但“汉字、人质、毛织品”中的“字、质、织”都不发颤音。这正是类化中的语言现象的特点。

3.3.2 这些词，大部分都不是方言中土生土长的，而是近几十年来通过各种渠道从普通话吸收进来的，如“同志，原子弹、公有制、政治课”等等。颤音的历史远比这些词被吸收进方言的年代久远。再说，那些刚进入方言或在方言中不大流行的词语，虽然和上面这些词在构词和发音上都差不多，如“垂直线、故纸堆、产值、地址、安置、打字机”等，却都不发颤音（如宜城县）。它们是些还没来得及被类化的词。

3.3.3 从方言区的人的心理上看，发颤音的人并不觉得这些非“子”尾颤音同“子”尾颤音在表义和语法功能上有什么不同，而错以为是一个东西。

3.3.4 那些新吸收进方言的“子”尾词，如“分子、原子、电子、离子、粒子、光子、黑子”等，都毫不犹豫地发颤音。另外，§3.2中所指出的非“子”尾颤音所具的两大特点，也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

3.4 具有如下特点的词语较易被类化：

3.4.1 [ʃ̣]（翘舌区为[ʃ̣̥]）音处在词末或词的中间。前者如“孔子、公子、文字、同志、甲子”，后者如：“大字笔、纺织厂、政治课”等。这是因为，这些位置上的音最易发轻声；且颤音区有很多这样的词：“稗子草、薯子秧（红薯秧）、桃子树、杏子树、狗子秧（一种蔓生草）、桌子腿”（如宜城县），它们都是在“子”尾词后再

加上一个词素，构成一个新词，这就给处在词中间的[tsɿ]（或[tɕɿ]）音的类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3.4.2 那些只有前面一个或几个词素就能表达或能模糊地表达出整个词的意思的，其后的[tsɿ]（或[tɕɿ]）音较易类化，如“数字、景致、儿子、位置、旗帜、报纸、公有制”等词。这些词只说：“数、景、儿、位、旗、报、公有”，就大致能猜测出整个词的意思。

3.5 最易类化的途径是口耳相传。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不识字的人往往把“丁字街、金字塔、位置、旗帜”误以为是“钉子街、金子塔、位子、旗子”。荆门市的同志还提供了下面的材料：

父亲：这些字是打字机打的。

儿子：打字机是么子（什么东西）啊？

父亲和儿子讲话时，第一个“字”发颤音，“打字机”中的“字”并不颤，儿子在发问时，“打字机”中的“字”却也发颤音。这是因为耳朵听到的只是一个音，听的人并没真正弄清这个音究竟是什么意思。

3.6 普通话中既可以带“子”尾又可以带“儿”尾的词，如：

桌儿 孙娃儿 老头儿 帽儿 袜儿 树枝儿

桌子 孙娃子 老头子 帽子 袜子 树枝子

等，颤音区习惯上多带“子”尾，而较少或不带“儿”尾。

§4

4.1 方言的分布具有层次性。由颤音区到非颤音区，中间常常有个中介区。中介区的人，常常把颤音区里的该发颤音的，发成一个闪音或者可颤可不颤，如钟祥县的石牌公社杨祠大队和旧口公社郑桥大队，信阳县明港公社大清大队三小队。

4.2 颤音区的人，有些学会了非颤音区的话（包括普通话），有些因外出时间长而放弃了方音。这些人中间，有的还保存着自己方言的底层，稍不留神，就可能把颤音区发颤音的音发成闪音或较短的颤音，如当阳师范的一位学生和当阳县的一位银行职员，确山县杨店公社的一位中专生。

4.3 颤音区的人，在某些公开场合，外出场合或与非颤音区的人交际的场合，常常要故意避免自认为很“土气”的颤音。那些会说非颤音区话的人，常能避免得不露痕迹，而不会说非颤音区话的人，则往往露出颤音的“马脚”，在说话时出现极短的颤音或闪音。

4.4 当一个新词进入颤音区后，如果它具备类化的条件，也会因各地类化的情况不同而读音不同。当阳县的两河公社新新大队、群益大队和胡场公社胡岗大队，三处相距很近，而三个大队对“同志”的“志”的发音则完全不同，胡岗大队发[tsɿ]，群益大队发[r]，新新大队发[r]。这三处所形成的语音序列，体现了一个音由不颤到颤的发展脉络。

§ 5

5.1 我们在古代的韵书中，还未找到有关颤音的记载。就连三四十年代问世的赵元任先生的《钟祥方言记》和丁声树先生等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也未涉及此音。颤音究竟是怎么发展来的？从共时的颤音分布来看，它应起源于“子”尾。如§3所述，“子”尾发颤音是颤音区的普遍现象，而非“子”尾颤音都是类化的结果。而且由§4的描写来看，从非颤音发展为颤音，中间似应经过闪音阶段。并且与“子”尾读轻声有直接关系，因为凡发颤音的都是轻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颤音区的颤音的出现应是魏晋以后的事，因为魏晋之后语尾“子”才逐渐普遍应用起来^⑤。

5.2 李方桂先生曾经拟测上古汉语中有颤音声母和颤音介母[r]^⑥，但中古的“子”属精母，而李先生并未指出中古的精母字在上古有颤音。如果李先生的拟测是可信的话，那么“子”尾颤音是不是对上古颤音的继承？如果是，又是怎么个继承法？如果不是，这个颤音又是怎么来的？要回答这些饶有趣味的问题，还待进一步研究。

5.3 从“子”尾颤音的类化作用来看，颤音在方言中的分布还在扩大。但这种发展趋势是缓慢的，因为类化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在一定时期可供类化的新词也是有限的。

5.4 从使用颤音的人来看，他们大都因嫌颤音太“土气”而尽量避免，特别是有一定文化教养的人和与外界常接触的人，特别是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和与外界接触的场合。这样，就在使用颤音的社团中形成了许多颀化了的非颤音岛。随着普通话的日益推广，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日益发展和颤音区与非颤区的人的接触日益频繁，这种岛屿的面积正在迅速扩大。而且，要避免颤音，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恰恰相反，不会发颤音的人要学会颤音却不容易，这就更加有利于颤音的消亡而不利于其发展。

5.5 颤音发展的趋势是缓慢的，而消亡的趋势是迅速的，两相交锋，消亡的趋势必然占优势，这就决定了颤音的最终前途是消亡，如果不再有某种特殊的因素加进来的话。这种发展方向是合于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总方向的。当然，某一个音的消亡，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时间。从§4中的描述来看，颤音的消亡也要经过闪音阶段，即顺着颤音的来路“非颤音——闪音——颤音”走回去。

注

- ① 刘兴策老师和肖国政、李汛、徐杰、向平四同志帮助调查了钟祥县的材料，肖春强同志提供了宜城县的材料，刘海章同志提供了荆门县的材料，马贺兰、曹国奇二同志帮助调查了豫颤区的材料。在写作过程中，刘兴策、朱建颂老师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特向以上几位老师和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 ② [ts]中的“-”，表示发音部位稍后。
- ③ [ts]中的“+”，表示发音部位稍前。
- ④ 与[r]发音部位相同的[t] [t'] [d]等的音标，都是将舌尖中的[t] [t'] [d]等拉长而成，[r]也是按照这一约定，将[r]拉长而成。
- ⑤ 参见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6页。
- ⑥ 见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21页。